

春融堂集

春融堂集卷四十

青浦王昶德甫

序五

方恪敏公詩集序

乾隆癸未余以內閣中書直軍機處時法駕春則上陵秋則較獵無不橐筆以從而恪敏公時爲直隸總督首先迎駕每行在召見畢輒與相見蓋公爲內閣前輩又直軍機最久受

聖主不次之擢爲余平昔所景慕故也公才情踔厲容貌偉然昔人所謂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不測初未嘗欲以詩文名然

上有所作輒命公和和進輒以爲佳故公每以詩見示大

抵春容大雅動中自然不屑爲繪藻之體特以未見其全集
爲恨其後十五六年始與公之子今河南方伯君葆巖先後
直軍機處知公集尚未付梓迄今又二十餘年余以陳情乞
老得 賜歸田而葆巖以公薇香燕香兩集凡若干卷將付
之梓人屬余敘其爲詩之旨取而讀之諸體咸備其鴻篇鉅
製足以考見朝章國典及立身行政之要卽偶焉吟咏亦無
不原本性情以發揮其聞見蓋公忠孝之德本乎天授生平
學術務在綜其大且遠者而其遭際又足以發揮而光大之
故其爲詩無事炫異矜奇自覺元氣渾然適合乎溫柔敦厚
之旨余昔日所見特其一鱗片羽未足窺公之全也我 朝
定制外任自河漕三總督外每二省設總督一人惟直隸四
川各設總督蓋四川外至烏斯藏地連青海山川險遠故特

設總督以爲控制而公事較希惟直隸內奉京師外連山東
山西河南地稱三輔以及奉天蒙古哈爾哈諸地幅隕廣大
且有屯田河務與京中六部順天府提督衙門內務府并八
旂都統所屬彼此交涉訟牒文移多於四川數十倍而 翠
華巡幸每有大政必皆 顧問故又較他省爲難公在直隸
十有餘年從容布置處之裕如而素性抗直不肯有所附麗
惟精白乃忱以致一德一心之應敬考 御製詩集中 賜
公詩凡三十餘章一切教養賑卹諸善政皆倚公如左右手
中有云任久民情悉心恒吏治敦想見當日忠信之忱孚於
朝野凡公所以布經綸酬

主眷者實有古方正大臣之度其不欲以詩文自見也信矣
雖然公聲望重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欲誦讀其篇章

是詩刻而傳播世人沈吟把玩將所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不測者皆得想而識之用以慰賢士大夫之望而余行年八十猶得以衰老餘生掛名簡末追維曩昔忽忽已五十餘年所以承方伯君之命欣然以幸又復愴然以悲也方今楚陝嘯聚之徒未盡殄滅向時南陽諸郡縣不免爲其蹂躪而方伯君率緣營之衆分駐淅川紫巾關諸要隘賊噤齟不能窺近尺寸尅日掃除餘孽用副

聖天子簡畀世臣之至意將進而保釐畿輔以光前烈固可拭目俟之矣

潘榕皋三松堂詩集序

凡樂之作由人心生樂播于音音著于詩其心沖然粹然合乎溫柔敦厚之旨然後著爲咏歌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

自非守道之篤而養心之至者不能我友潘君榕皋與予交
二十餘年方其釋褐升朝聲華洋溢登綸扉值祕閣
人將以燕許期之而君退然不欲自見其長比中年從子今
少宗伯取大魁令嗣復以第二人及第人將以七葉五貴期
之而君抑然不欲自多其有年五十餘引疾歸吳下不以名
位烜赫移其情不以繁華聲色損其性讀書樂志朝絃夕咏
間與吳越名人從容清醺有所得輒發之于詩行乎其所以
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動中自然絕無矜張叫囂之態
蓋莊周所謂溫伯雪子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也昔子美之言
曰清高氣深穩咏物也實自言其詩也昌黎之言曰妥貼力
排議論人也亦自言其詩也然非深穩不足爲清高非妥貼
不足言排界以妥貼深穩論君之詩其亦無愧于杜韓也已

蓋惟生當溪山清遠之地值 久道化成 重熙累洽之時
而君又能以其樂天知命之學收存心養性之功夫是以形
之篇什漸近自然有太史吹律而採風孰不以爲元音之布
濩人籟本于天籟也而豈沾沾焉研聲調論派別者所可同
日語哉予年已八十綜攬古今深有悟于溫柔敦厚之旨讀
君詩而藉以自信焉故承君之命書所見以弁于首三松堂
者君遷居臨頓里庭適有松三蒼翠可愛君日夕吟嘯其下
因以名堂且以名其集云

吳子山香蘇山館詩序

江西爲文士之藪我於吳氏得三人焉一爲南昌進士吳子
雲衣一爲南城明經吳子照南一爲東鄉吳子子山兩吳子
皆以博古能詩稱而子山尤踔厲風發有聞於時子山爲詩

上下唐宋凡所謂名家大家無不效顰而於李杜韓蘇諸公尤能登其堂而躋其址年未三十挾行卷游吳越間則皆拱手斂衽莫與抗行及以公車入京師京師士大夫推服亦如之需次將補國子監博士而子山不欲久濶于人海假歸將益求其所以讀書學道者出其香蘇山館詩鈔二十卷屬余序其爲詩之大旨余惟西江之詩其先盛於歐陽文忠公公奉昌黎爲師法而蘇文忠公又謂其似李太白則其詩蓋就二家而推廣之厥後黃魯直揚廷秀每以偏師制勝而後人論江西詩不免有低昂軒輊實非通人之論况元之虞揚范揭皆出西江與唐宋之詩若律呂之相生而黼黻之相耀也又豈可以輕議乎哉子山才氣若蛟螭之爭攫而不可禦也若騏驥之奔逸而不可羈也若孔翠之翔於林澤而不可掩

其光采也由是約其才博其識充其學問以發抒其性情固將窺李杜韓蘇之奧窔而於虞揚范揭同馳騁於藝苑間又無難也予往見子山之詩甚夥今年將八十目眊不能遍觀而盡識也當使人日誦其詩于側既似彈絲吹竹可以悅耳或更得其所以爲詩之旨將味之而無窮也庶用以娛老而已矣惜雲衣久沒所刻筠欄詩已在若滅若沒間而照南方爲廣文以詩教其弟子試以我文示之亦必以爲知言也夫

宋瑞屏滇游集序

乾隆乙酉瑞屏以鄉試來京師余從東君桓橋所見其詩排畧可喜因贈以七言古詩一章余之交君自此始後三年戊子余適滇抵霑益令楊君榮南予舊好也實君之鄉人言君將由楚雄北歸前往一二日必遇諸塗會窮冬亘日夜大雪

高山遠谷閒崑以雲霧行人咫尺莫辨不知何時交臂失之
頗以爲恨又念君雖奔走不偶幸而北歸視余思歸不可得
又不獨爲君恨而自恨也去年君復以鄉試北來回憶道途
相失時已十年逆計定交時蓋十有四年矣視其容益壯示
余詩排奐益可喜秦太守朝舒袁明府枚謂其跌宕淋漓感
慨頓挫專學韓蘇者信也考滇於漢元封閒置吏其取道大
氏從邛都走靈關孫水以達牂牁及唐宋爲南詔諸蠻所有
迄元始屬都督府至明乃隸於直隸布政司故唐宋詩人罕
涉其境者而自明以來由辰沅而黔由黔而滇取道亦異於
昔矣然山水峭險荒怪行者眩掉震駭雖欲出其才力規摹
刻畫往往爲境所脅而不能今君襆被往還數千里如適堂
塗出其才力雕奇騁怪蓋山水之勝抑塞千古待君而發無

疑也余之適滇自楚雄而西南又三千餘里歷山水之勝倍於君然欲如君之雕奇騁怪則瞠乎後矣顧以十餘年之別茲得明燈酌醴出新詩以相吟賞正如彈絲擲竹敲金戛石其忘乎昔之恨而轉爲喜且慰也豈不宜歟然君屢試不偶又家無負郭田歲歲奔走道路今將依人於維揚於其別又悵悵不能舍姑以是書於簡端用塞其意云

楊蓉裳伏羌紀事詩序

伏羌紀事詩一卷楊子蓉裳因城守而作也甘肅賊回之變旬日閒破通渭擾安定會寧戕都統參將於高廟山鴟張豕突將南走秦川東犯隴州延蔓而不可制伏羌彈丸地無一旅之師內有首鼠兩端之回衆將從中起蓉裳乃萃鄉勇力守禦遏其方張使跳踉搏噬之性莫能少逞於是逡巡惶惑

折歸于石峯堡以族聚族而殲蓋以伏羌蔽秦隴秦隴安則陝西甘肅全境安故其勢甚危而其功甚偉然是時事聞上卽遣侍衛數十人京旅數千督以大學士英勇阿公及制府嘉勇福侯颺馳電擊賊知大兵將集不敢頓於堅城之下蓋非

聖天子威靈洞矚萬里先幾決策不及此考耿恭守金蒲爲車師所攻數月食盡至煮鎧弩食筋革僅而獲免城亦終弗克保然則蓉裳之得以完城自効可不謂非厚幸歟方賊自北而南予在西安得旨率兵二百餘出駐長武以遏西路之衝與蓉裳時相通也聞被圍心怦怦不能寐作詩以訊之不意其慷慨激發自試于盤根錯節如此今蓉裳以特薦將入都受不次之擢則是詩其功籍也至辭句之工才力之富

皆古人所未有爲詩家別開一格云

家竹所濟南竹枝詞序

昔嘉定錢曉徵宮詹曹來殷學士暨余兄鳳喈光祿各有練川竹枝詞以志樂操土風之意說者謂與朱竹垞鴛鴦湖櫂歌異曲同工吾家竹所好山水工詩詞家於練川官山東最久予旣選其詞刻琴畫樓二十五家中又取海右集詩入於湖海詩傳茲復以濟南竹枝詞寄示凡采掇故事鉅細無遺而一以風雅蘊藉出之試令付諸兒童慮子其縹渺之音詎遙於曉徵諸君歟憶乾隆甲戌初秋予薄遊山左寓吳凌雲迎使署今香亭侍郎執經之暇往往呼小艇泛大明湖登歷下亭上北極閣望鵲華兩山青螺矗立雲表沿綠葭葦以歸及庚子夏奉使青州還道經濟南則因復命于博平不得

續前游矣迄今將四十年閱竹所詩溪山雲木儼在目前而前塵如夢能無有慨於中耶

吳麗煌閉戶著書圖詩序

余聞吳君麗煌名久矣丁酉夏君寓內閣學士劉君石菴所始得與相見定交已而君出閉戶著書圖詩屬予序之閱其冊則亡友杭君堇浦及僧大恒讓山詩畫在焉蓋不覺增歎累歎而流涕之被於面也憶余以乾隆丁丑九月過西湖寓昭慶寺西俞氏樓時天台齊侍郎次風方爲敷文書院院長堇浦罷官家居而讓山以退院住萬峯山房淨慈寺方丈則大恒主之三人者偕予集大恒所相攜尋南屏古蹟還則設茗具進伊蒲饌談笑至漏下二十刻湖心月露浩然乃呼小艇送余回寓樓小酌久之及曙而後別迄今僅二十一年而

此四人者已相繼下世矣讀其詩彷彿其音容笑貌猶顯顯然呈露楮墨間可勝歎哉堇浦學博而才瞻其意氣橫絕一世大恒讓山雖逃於佛乎而以名僧工詩畫單詞片紙秀出人表蓋皆當世雄雋君子也麗煌自少與之遊上下議論獲其指示是以於文章之流別學問之根柢逶迤衍演而深有志於立言抑聞古之著書者大抵自放於名山鉅川通都大邑攬富麗怪奇可喜可愕之狀以激發其意氣而增長其文詞而君乃欲謝絕人事比於下帷授講閉門覓句之爲豈倦於遊而思返耶抑知夫經義之精深史事之異同條貫非澄心渺慮不能爲而必出於是耶君他日歸於西湖杜門却軌成所欲著之書而回憶三君子則臣之質死久矣其增歎累歎泣然流涕必將有甚於余之今日也夫

張太夫人培遠堂詩序

培遠堂詩四卷蓋畢太夫人所作也太夫人秋帆中丞之母
出張氏吾邑能一先生其祖也以詩爲聞人母顧恭人有挹
翠閣集與武林林以寧顧湄齊名予壯與少儀觀察游觀察
於太夫人爲兄知其上承母教因以能詩若此今誦其詩爲
女貞爲婦順爲母肅而和皆可於此見之而當中丞之開府
西安也貽詩作誠尤切於民生國是及迎養官舍則以勤儉
仁厚之意風示關陝故至今誦中丞之政輒歸美於太夫人
然雅不欲以詩自著比其歿中丞始集而錄之而屬予序其
端予惟二南爲風始婦人女子之詩十居八九謂淑於后妃
之教固也然周自姜嫄以來太王之太姜王季之太任思齊
思媚已御於家邦矣而太姒邑姜承之婦姑之傳至四五世

弗替故其時諸侯之夫人下嫁之王姬江沱之妾于歸之子
懷春之女咸能發乎情以止乎禮義蓋積之有其基推之有
其序也今太夫人之上承母教與承自皇姑何異而中丞所
治又適在周南豐鎬之地填撫至十餘年之久民之獷悍者
日益馴而禮化日益洽皆推勤儉仁厚之旨以行之太夫人
之詩不爲虛言於古所云廣教化而移風俗者洵不誣矣往
者林以寧顧劬輩跼伏草莽閒哀吟獨謠如候蟲鳴鳥迄今
聲塵翳如而顧恭人生平蕉萃掩抑亦不獲以志之所之相
夫子發於事業及觀察通顯而恭人先逝矣今太夫人之懿
德聞於 當宁於是有經訓傳家之褒中丞又能推衍其訓
以佐 國家葛覃麟趾之盛後之誦其詩者將以此踵美二
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殆無不可也豈不休哉

徐若水女史南樓詩集序

昔吾郡楊鐵崖先生製西湖竹枝詞和者凡百餘家獨薛氏蘭英偕其妹蕙英以爲東吳自有竹枝因作詩十章別出於世鐵崖見之吟賞不置迄今垂五百年風流標舉旣渺鐵崖之好事者而閨襜名淑遺徽頓盡亦可尚論而興慨已徐媛若水夙嗜吟詠所撰南樓詩二卷選事必新攷詞必雅泓然瀏然不苟爲柔橈靡曼之習殆繼蘭蕙聯芳之風而興起者與雖然薛氏生長東吳所見諸詩者山則虎邱宮則館娃臺則姑蘇稍寥遠者亦止太湖洞庭焉爾若若冰尊人卜宅西泠萬華之居放鶴之亭鳳林之寺環映左右春秋佳日煙篷兩櫂延緣遊覽鐵崖竹枝所歌之風景博聞而習觀之旣歸於吳凡薛氏見諸詩者又靡不遍歷焉閒以其暇鈎簾漬墨

標新鬪異六橋之煙柳與夫三百六十之紅闌綠浪交發竝見於名章秀句之中宜其詩之工也豈薛氏所敢望與今海內閨櫓之以詩稱者於維揚則許太夫人德音於武林則方夫人芷齋芷齋之詩之刻於吳中也屬余校定而許太夫人亦常以綠淨前後集見示顧皆於若冰題矜結契爲文字之交長箋短詠詩筒雜還又豈如薛氏之僅以姊妹共唱和者與余曩者偶倡爲山塘雜詩海內名儒爭相屬和若冰亦和詩六章以余之樵味不足擬於鐵崖而若冰之詩又過於薛氏遠甚乃不欲單行側出而雅託於繼聲是余所得較鐵崖有多焉者尤可幸也鐵崖之題薛氏詩卷也曰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讀南樓之集者亦當於此求之已矣是爲序

廖織雲女史仙霞閣詩鈔序

吾友廖古檀明府名士也亦仙令也自合肥罷官歸築小檀園於城中以池亭書畫自怡悅雕章琢句詩名著於東南蓋十餘年而歿子孫以衣食故往往奔走四方獨其女織雲能以詩世其家織雲不幸早喪其所天乃歸小檀園掩關鍵戶一意於詩以寫其冰玉之操兼繪禽魚花竹落筆卽工人謂管仲姬文端容復出也顧織雲深自韜晦守內言不出之訓雅不欲以材藝名而其詩瀏然以清粹然而潔多見道自得語時人獲其片詞珍爲祕寶由是詩名復著于東南歐陽公所謂如金玉埋沒塵土莫能掩其光者也積時既久其從子某某等將梓以行而屬予爲序予嘗攷班叔皮之女惠昭蔡中郎之女文姬皆以列女載於漢書然叔皮詩旣不存中郎

存亦無多獨惠昭之書文姬之詩久而愈新是豈可以內言
不出爲限制歟且詩首二南婦女詩什居八九次列莊姜共
姜諸詩而於燕燕栢舟之什尤三致意焉利女之貞聖人亟
欲傳以風世也審矣織雲雖欲斬固安能禁其傳世而行遠
乎若夫鶯聲華習標榜藉江湖詞客放浪以爲名高織雲夷
然不屑也予故表而出之以示後之讀是詩者

毛今培試體唐詩序

唐取士之法爲科凡八十有五獨進士最貴其始也試時務
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
乙第時尚沿隋制後劉思立言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因
以加試雜文意詩賦實昉于此故永隆而下應試之作乃日
以著歟其制先試詩賦次時務策五道次明經策三道而取

舍必眎詩府試省試如之令狐綯鎮三峯加置五場然所重
卒不外是是以人士趨之之衆攻之之事極夫爲之之工宜
唐後應試者類用爲集則焉矣太倉毛今培遂于詩見夫試
體之詩之繁芳也洮之汰之擇其格律工者錄四卷又爲疏
通箋釋而鋪序排比之法莫不畢備焉予不好試體所見甄
選之本絕少惟毛氏奇齡所云試帖者見之然按唐選舉志
云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然後試策蓋言帖經以
試焉爾非名試詩爲試帖也又序云三聲四聲三十部一百
七部之官韻試始限之則又非也三聲四聲之通用獨漢魏
閒古賦及古樂府有之至晉宋則已鮮安得唐人而猶限以
通用者歟古韻本二百六部今所用一百七部合之自平水
劉淵始唐人僅列獨用通用之目未嘗并部又安得卽限以

三十部與一百七部之官韻哉毛氏于唐一代科目之制既不暇以考其餘舛互乖戾者類如此今以是本正之鵠鵠剗繆不獨試詩之美悉具且使唐人所以取士者崖畧亦稍稍見焉是可喜也已

劉星洲據鞍倡和詩序

昔馬文淵南征武溪駐師蠻祠久之不能下聞門人爰寄吹笛爲之煩寃歎憤竊疑文淵以外戚佐命中興馳驅戎馬中歷有年所齒雖老尚據鞍被甲示矍鑠可用何乃志氣頽墜遽如此蓋南方界濕炎瘴不以時故雖英偉特絕之人久處其地亦卒不能慷慨如常劉君星洲以郡守奉命適滇會征緬來往邊徼所過皆崇山峻阪鬱蒸疾癘視武溪之毒淫不翅什伯倍蓰乃能據鞍吟諷偕朋儕相慰和如在書窗研

楊鑪香茗椀間豈非所養者深因以神明湛定與伏波之征
武溪暮氣也以故爲風土節物所動今君年方壯雖間關軍
旅志未常少挫而氣未常少衰與余見於金齒如生平歡余
從軍三年矣往往心灰色死湫乎若不可終日得君願以自
振讀斯集益復適然怡然則君之詩其不爲爰寄之笛而爲
成連之琴矣乎

升庵雅集序

雅集何以稱以升庵稱也升庵何以稱傳成都磨子街東北
爲楊文憲公故居儉堂觀察葺而屋之因取升庵以名之也
稽公籍新都從文貞公長京師因議大禮謫雲南卒以老且
死居是與否殆未可知觀察之葺而屋之封殖其嘉樹聚子
孫絃誦其中從而飲讌詠歌焉何居嗚呼天下金石有時而

泐棟宇有時而圯隳獨文章名節之士必不得而磨滅也蓋較諸名位功業爲可久故讀其文論其事或見其遺器往往慷慨憤激撫案起立至於流涕太息而不能已况過其生平所棲止者歟成都距新都百里而近焉知當日者公不往來斯地歟觀察葺而屋之且教子孫絃誦其中也意深遠矣余曩者從軍永昌土人指甲仗庫爲公寓亦非有志乘可考也過之輒題其壁旣而抵龍尾關博觀察明取點蒼山感通寺所藏公像示余復題詩于左方其慕公而詠歌之不足也與觀察同然則今之讌飲于斯絃誦于斯者必爭慕公明矣慕公而以文章名節爲歸庶觀察之意也夫雅集中華陽冲之萊友閎度及吾家庭和胥志乎文章名節者試以吾言礪之

訪菊詩序

乾隆戊子秋余以口語得罪杜門思咎九日友人邀往法源寺爲訪菊之游寺僧聞余來皆喜埽精舍潔伊蒲饌以進遂踐菊圃菊之佳者爲園丁嚙去惟方丈及毘尼閣前數十本頗勝已而循廊行閱蘇靈芝及晉天福年二碑遺過余齋會飲酒半友人請賦詩遂以杜牧之詩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提壺上翠微爲韻詩成屬余書其首惟牧之以省郎出守名郡宣城又山水最勝地然且悲笑口之難開念菊華之應插其中若不能以舍然蓋是時丁唐末造牧之三策十六衛之議不見用于世而盧龍昭義之亂挺而交作故其詩蕉萃感慨之意爲多今者朝著清暇士大夫撰良辰邀勝侶以賦詩飲酒爲樂失意如余亦得相從褰屐以釋其幽愁憂思則諸君子之詩皆和平暉緩而無所爲蕉萃感慨也固宜然余

方尅日爲雲南之行歸期蓋須以三年也明歲重九諸君子復舉此會將念聚散之不可常必有撫時念遠停杯而不御者又能無蕉萃感慨之音也與預斯集者凡十有六人程舍人晉芳爲跋尾云

官閣消寒集序

乾隆丁酉冬予爲通政司副使職事清簡暇輒與錢閣學籀石朱竹君翁覃溪陸耳山三學士曹中允習庵程編修魚門舉消寒文酒之會會自七八人至二十餘人詩自古今體至聯句詩餘歲率二三舉都下指爲盛事辛丑予居憂歸里習庵寄所刻消寒聯句詩來則舊作在焉余旣以不文之詞自媿而又以附名其閒爲幸蓋余輩遭際昇平故得從容退食以娛戲於文墨雖遇沍寒凜冽之時而酒酣以往詞賦雜出

如融風彩露薰薰熙熙後世攷詩以論世當不獨爲余輩幸而將爲海內幸也今來西安道甫侍讀復示消寒之集則分題鬪韻畧如余輩都下所爲道甫時方與稚存洪君棲秋帆中丞幕府而竹嶼舍人主關中書院諸君皆雄駿君子中丞與之更唱迭和故其工若此夫西安四方冠蓋所衝節使之署文武兼資書牘填委疑若異于京卿之清簡而乃能從容文酒詩不拘體體不拘格往往馳騁上下出怪奇以相角勝殆少陵所云游泳和氣聲韻凌厲者歟斯集雖小區寓之昇平政事之易簡賓主之盛而能文皆於此稔之可以傳後詎可忽諸今者秋將中矣或歲晚務閒從中丞之後與諸君唱于唱喁繼京雒之舊游以續茲集其事不尤可幸歟於是道甫以序見屬因爲道遭際之盛且寄示習庵于京師

脩禊吟序

乾隆壬寅三月廖明府古檀將舉禊祓之會邀朋好先游辰
汭兩山明日歸置酒檀園以人數未廣復爲展上巳之約十
三日來于會者凡若干人取右軍蘭亭序字限韻分體賦詩
其遠而未及與者貽書以告之已而泰興宮君履基華亭張
君寶鏐各以詩來合之得詩詞若干首鏤之於板屬序其
按右軍之會山陰時符氏方強姚襄之患在肘腋閒謝尚旣
敗于譙橋而殷浩又謀北伐右軍貽書諫之未必其聽也疆
圉梗概而國事將不可問曲水流觴之會所爲游人也笑姑
等於園桃之歌謠山樞之鐘鼓假日以媮樂也惟乎有深隱
焉方今重熙累洽時和年豐士大夫皆得優游文墨以爲樂
於斯時也撰良辰偕俊侶逢勝地又有好事之主人琴歌酒

賦不憚再三雖瀟灑之遊洛水之集不足以方其娛娛而況於右軍乎諸君之作寬而靜柔而正恭儉而好禮琅然稱盛世之音焉古檀之合而梓之宜矣張子之寓詩以來也云古人紀日用干不用支蓋言上巳是己非己爲世俗傳寫習誦之誤夫己之象腹巳之象虵不待博學者而知惟辰巳之巳韻補亦讀如矣卽古人病愈爲巳之意故以除不祥至風土記載上辰上巳上午爲三巳明指辰陰言之不必用干也然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証以蘭亭之會永和九年二月甲申朔三月爲甲寅朔初三乃辰而非巳是上巳之日不相沿襲巳與己亦可無辯矣然張君聞於其師沈君學子而學子博學好深湛之思或非無所據也夫使學子得預斯會名言高論當不知若何今忽忽二十餘年思之

益彭殤生死之感故并及之云

酒帘倡和詩序

乾隆丁丑余寓邗江時老友沈學子作酒帘詩七律屬同人和之未幾余入京都學子亦沒是詩和作之多少不能知也越三十有八年而汪君秀峯乃刻酒帘倡和詩見示凡二百十六人共詩三百九十三首皆用七言律皆次一韻皆摹寫物情刻畫工妙盛矣哉蓋昔人所未逮也唐宋詩人以詠物著聞不及十之一二亦無遙吟俯唱如是之層見疊出不窮者余謂天下事物無盡文心與爲無盡其間分見互涉如燈月之取影橫斜正直各得乘除不相蹈襲莫能思議昔華嚴謂如來自在神力一身變化能徧一切世界故善財南詢於普莊嚴園林見百萬寶帳百萬嚴摩尼寶從空湧現非表法

蓋實法也世之讀是詩者有不瞻仰歡喜讚歎如入華嚴法界中哉汪君老而好學生平採錄成書者至十餘種胥卓然可以傳世卽此遊戲翰墨多多益善已爲菰苑中絕無僅有惜不及令學子見之其爲讚歎又何如也

千山竹枝詞序

九峯屏於郡西南離立相次千山適介其中名第八山形陷而長居人皆讀書力田長其子孫較之他山最醇蓋風氣敦厚邃密使然而周氏自元來代以文學著積書數萬卷至仲育尤有聞於時往者

天子開文淵閣弄四庫之書 詔求天下遺文墜簡而仲育尊人獻書甚夥

天子褒美 命頒御製詩石刻及內府書藏其家於是山輝

川媚干山之勝遂甲於九峯仲育以其暇日作千山竹枝詞
百首從而和者二十餘家蓋山中人爲多閒以示余余謂竹
枝之體出於巴渝劉夢得依楚詞以繼之具道山川風俗鄙
野勤苦及羈旅離別感歎之思至本朝小長蘆太史與小
譚大夫仿其體作駕湖權歌百首遺聞脞說往往附見焉今
仲育之作本之小長蘆山中故事搜采畧無所遺使讀者想
見景物之幽風俗之美而詩家畫史俊民軼士漸滅而不傳
者猶可指其舊蹟徘徊而想慕班孟堅不云乎士食舊德之
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胥於是詩徵之况來雨之樓御書
在焉雲章爛如輝映日月後之人過是山而望氣將長言之
詠歎之不足也繼仲育之詩而作可勝數也哉

西湖柳枝詞序

竹枝柳枝詞昉於唐之中葉劉夢得白樂天皆以道吳楚間山川節物士女謳吟思慕之致蓋國風離騷之遺意采詩者可以觀焉元楊廉夫放浪湖山首倡竹枝一時和者百餘人大抵以真率爲工供漁子船娘所吟唱而修湖志者撫而存之謂武林風俗如是也然迄今五百餘年此音之不嗣久矣予在敷文講院因令諸同學試效其體爲柳枝詞而崇文紫陽兩書院諸生爭相應和各極其性情才調之所至可謂工且盛矣夫西湖之勝聞於唐繼以宋元明遂爲東南都會山水之冠暨本朝昇平日久富庶日滋且兩朝鸞輅南巡十有餘次恩波之所浹輦道之所經亭臺樓館之增飾與夫閭閻之愷樂嬉游倍於古昔而爲之長吏者尤能示之以節儉故作此詞者往往發乎情止乎禮義有好色而不

淫好樂而無荒之思不以靡曼褻嫖爲長詞意之工有非廉夫時諸人所能同者則時勢風教之異也又考廉夫以明洪武二年被徵及還而卒年七十有五其寓西湖作此詞在元至正八年年纔五十三耳今予年七十有八竹籛經卷衰病侵尋豈能復繼廉夫之後故不復爲詞而記其所以工且盛者爲武林人士幸庶後之采風者亦將有取於此云

徐山民禊湖詩拾序

禊湖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蓋具區之水下注于村莊浦澹間烟波渺瀰而禊湖一名金鏡湖一名黎里尤爲人烟所集佳落旣多人文漸起明景泰中有詔賜七品冠帶者汝君旻始以能詩著自後耽風雅者日盛迄于今幾四百年矣家于禊湖之左右者類皆農桑漁釣以樸僂爲生故詩之淹沒其

多僅有存者亦莫能爲之掇拾也山民徐君性耽吟咏所謂
呼吸湖光飲山淥以冰玉爲性情者雖待詔金門軟紅不
不樂而歸乃收輯前賢詞翰零章斷句甄錄無遺及寓公游
客之詩亦備而錄之并名媛方外共得若干家釐爲八卷而
刻以行于世予家青浦距稷湖兩舍少時往來吳越經過楓
江分湖八尺見其溪山平遠水木明瑟欲移家而未果迨瀕
老歸田惓懷佳境尚未已也顧靈秀之氣日闕而日開今山
民旣爲之倡則聞風興起遙吟俯唱當益出而不窮矣陸天
隨之松陵唱和顧茂倫之雲山酬唱將並美于東南已夫

春融堂集卷四十終

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青浦 王 昶 德甫

序六

四家文類自序

四家何韓柳歐蘇也曷取於四家文之最也曷爲以類辨其體製格式也自明茅氏坤論次古文取八家爲殼率嗣後甄古文者以十數斤斤焉墨守厥訓不敢有所進退損益其於篇帙茅氏取錄外亦不復採置一二猶劃鴻溝而界之也夫八家以外若朱子熹陸氏游陳氏亮黃氏潛戴氏表元虞氏集暨明宋氏濂方氏孝孺歸氏有光唐氏順之於韓歐爲苗裔斥而弗錄固也八家中若韓之三上宰相應科目與時人諸書頗蒙識者訾議沿而弗削鄙也蘇之范景仁張安道墓

志富鄭公神道司馬溫公行狀可與日月爭光屏而弗掇眞
也是選也沿者斥屏者收以四家式不以四家斷世有淹雅
君子固將於前所云諸集瀏覽而會通之絕乎固與鄙與眞
之病當不抱此區區以自終矣孔子曰多見多聞擇其善者
從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擇則約約則熟
熟則沈冥融冶忽與心通忽與手會汨汨乎左右逢其源焉
譬之水觸地而出不審其孰爲溜孰爲澗也如是合四家爲
一家亦不自知肖於某家斯爲文之極工爾矣又何類之足
云

青浦詩傳自序

乾隆辛丑壬寅年間余承修青浦縣志一時同修之士好誦
述先民者各以鄉先生之詩來示蟲殘蠹蝕之餘不下數十

家其於叢書勝說中勾稽而槌錄之又得二百餘篇志成將
各以詩歸之念此數十家皆無專集行世其曾勒諸聚木者
十之一二而槩木之亡亦久矣任其分攜散去不可復聚是
其人情性所託嗜好所寄化爲冷煙蔓草無以稍見於後世
其亦可悲也已於是或因人以核其地或因地以存其詩其
有本貫非吾邑而所居實在邑者登之亦有居非在邑而本
貫屬邑人亦亟登之人必爲吾邑之人然後可爲吾邑之詩
率然劃然分茅設蔕而無致借才異地之譏攷核精審別爲
詩話以記之纂詳綦慎蓋與志之作傳相等至錄其詩凡踞
巖隙突者汰之空疎陳腐者去之留連光景羌無故實者裁
之牽率應酬庸俗鄙倍一切剝削得人三百餘家爲卷三十
二至以寓公來者都爲一集不復分類又附以詞二卷亦皆

清虛騷雅微婉頓挫足爲倚聲者法可謂盛矣蓋吾鄉溪山
清遠與三吳競勝而地偏境寂無芬華綺麗之引士大夫家
雲煙水竹間起居飲食日餐湖光而吸山淥襟懷幽曠皆乾
坤清氣所結往往屏喧雜愛蕭閒勵清標崇名節居官以恬
退相師伏處以孤高自勵性情學問追古人於千載之上從
容抒寫歸於自得故如明中葉以後空同歷下公安竟陵紛
呶奔走四方爭附其壇坫以此譁世炫俗而吾邑士大夫附
麗者獨少此固昔賢自守之高而爲家鄉後進讀其詩仰企
其人當如何流連跼慕奉爲軌則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清蓋非邱里之言合十姓百名而爲風俗也然則遵以爲詩
學之正宗亦無不可成編後復十餘年南北數萬里中以自
隨時有增益考證久之恐其復散也因鑲之於版志其緣起

如此

湖海詩傳自序

古人選詩者有二一則取一代之詩撷精華綜宏博并治亂興衰之故朝章國典之大以詩證史有裨於知人論世如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所載之詩與各史相爲表裏者是也一則取交游之所贈性情之所嗜偶有會心輒操管而錄之以爲懷人思舊之助人不必取其全詩不必求其備如元結殷璠高仲武姚合之類所謂唐人選唐詩者是也二者義類已不同矣予弱冠後出交當世名流及游登朝宁數歷四方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賢士大夫之能言者攬環結佩多以詩文相質證往往錄其最佳者藏之篋笥名曰湖海詩傳今忽忽將六十年而予年亦八十矣去歲自錢塘歸發而觀

之則向日所錄蟲穿鼠蝕失者十之二三詩中之人長逝者亦十之八九并有聲消跡滅無所表見者是不得不急爲傳世也因屬同志編排前後復稍加抉擇要不失乎古人謹慎之意共得六百餘人編四十六卷以科第爲次起於康熙五十一年迄於近日其閒布衣韋帶之士亦以年齒約畧附之而門下士并附見焉視臧舊篋衍二集多至一倍有奇亦云富矣閒以遺聞軼事綴爲詩話供好事者之瀏覽雖非比于知人論世而懷人思舊之助亦庶幾元結諸公之遺至于往時盛有詩名而爲投契所未及者則姑置之蓋非欲以此盡海內之詩也然百餘年中士大夫之風流儒雅與國家詩教之盛亦可以想見其崖畧或不無有補於藝林云

江賓谷梅鶴詞序

乾隆丁卯余始識賓谷江君於秦淮水榭遂爲文字交君博學能文尤以工詞擅名大江南北其後或一二年或三四年每見必索所著新詞讀之至窮日夜而不倦今君沒八年其弟蔗畦自亳州寄示梅鶴詞四卷則曩日所讀與倡和者皆在焉又爲歔歔煩醒不忍卒讀也自乾隆甲子乙丑間厲孝廉鶚爲邗江寓公以倚聲倡從而和者數家然氣韻標格未有如君之工蓋君耿介峭冷熏心炙手之地望望去之每逢荒磯幽町孤遊獨謠歸而掩闕却埽日以圖史金石筆墨香茗爲伴侶俗客罕闖其戶用是見訾於時而君詩與詞之工實在於是余常謂論詞必論其人與詩同如晁端禮萬俟雅言康頤之其人在俳優戲弄之間詞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彥亦未免於此至姜氏夔周氏密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來江

湖不爲富貴所熏灼是以其詞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
暨於張氏炎王氏沂孫故國遺民哀時感事緣情賦物以寫
閔問哀郢之思而詞之能事畢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
而語且舉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敗梅溪因以
受黥是豈可與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猶名倡妙伎姿首或有
可觀以視瑤臺之仙姑射之處子臭味區別不可倍蓰算矣
由此推之則君詞之標格氣韻可知也已君先輯梅邊琴汎
一卷亡友趙氏虹及刁氏琢序之言其工而未知其所以工
故舉而出之見吾兩人之深相知如此寄示蔗畦當以予爲
知言也夫

朱適庭綠陰槐夏閣詞序

吾友朱子適庭夙以詩名吳會吟什流播東南士爭推挹之

既廼爲倚聲之學瀏然以清子然以峭宗法在白石碧山玉田草窗諸家而於律尤細適庭性故澹誕所居綠陰槐夏閣掩關卻軌石衣生階研墨泚筆曰攷索七音二十八調復與予輩寥蕭簡散者流相訓和或把琰而思或撫絃而謠其詞與詩偕工也宜歲初秋槐影逾碧涼蟬間鳴夕霏暮雨几硯如水循覽茲卷可緬想其標格也已

趙升之墨華閣詞序

余方羈貫卽好爲倚聲常作曼詞十餘闕上海趙子升之見而咨賞焉因填詞以寄意余之與升之定交自此始自後余刻厲爲歌詩繼復有志於古文經術於詞旣不暇以作亦不能及曩日之專而升之學詩之餘填詞如故其墨華閣詞且多至數百首清虛騷雅皆足與南宋人相上下夫詞小技

爾然非覃生平之才與力則不克以工故其道鮮有與詩兼擅焉者南宋詞人最著者凡數家若吳君特王聖與之屬詩弗著見于世惟姜堯章白石道人集陳君衡西麓詩藁流傳差廣至余交當代英儁之士則工詞者自秦川張詰士四科江都江賓谷昱橙里昉聖言炎之外不獲多見而四君之詩之工亦較其詞稍殺焉今君所撰歌詩旣已流播海內又出其餘技以與前賢敵洵才力之富且雄能兼人所不能兼者也嗟乎自余與升之定交以來忽忽十餘年矣詞久輟不復爲古文經術之學亦惘然莫逮其涯涘偶欲重理教業而所謂曼詞十餘闕已付諸蟬穿蠹蝕不能記憶矣豈其道之果難以兼與抑才力之資陋果不可強與升之其何以進余耶姑書之以志余之愧焉已爾

吳竹橋小湖田樂府序

昔

聖祖仁皇帝表章六藝兼綜百家合全唐詩而編輯之益之以詞又取唐宋元明之詞彙爲一百二十卷又定詞譜四十卷而後詞學始全用以示海寓而光藝苑其汲汲于此蓋以詞者樂之條理詩之苗裔舉一端而六藝居其二焉故論次之不遺餘力也淺夫俗士輒以小道薄技目之何足以仰窺聖言之大哉蓋天地之元音播于樂著于詩隋唐以後詩多不可以入樂而後長短句以興宋大晟樂書四聲八十四調所載甚詳然則詞者詩學之遺其不可以易視明矣吾友吳君竹橋素工詩已而專精詞學少登進士入詞館轉儀曹年甫及壯解組而歸流連山水賓朋酬答一于詞發之余曩

在西安已錄其執虛詞入琴畫樓詞鈔矣近復以小湖田樂府若干卷見示情深文明微婉頓挫於四朝詞之精粹無不掇其芳華比其格律縱橫變化一以清虛騷雅爲歸卓然爲當代名家無疑也湖田在烏目山麓沿郭而南清波渺瀰凡數百頃春秋佳日籃輿畫舫往往傾城而出君以讀書之暇遊行其間引商刻羽長篇小令雜出于酒旗歌扇之餘情來興往將富有而日新也君同里孫孝廉原湘嫻雅多才亦得詞法于君試以余言告之必爲粦然一笑知本朝崇尚詞學而尚湖多俊民逸士繇此雕華抽秘爲小湖田之繼聲者正未可量也故喜而序之

孫鑑之海月詞序

往余讀蒲東夫詩最嗜其江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夜挂珊瑚

枝咏梅之作最爲清峭宜與白石老仙暗香疎影異曲同工
惜後來詞人繼之者少也門人孫君鑑之博學能詩兼工詞
所著清新婉麗中風格皎然頗有東夫具體而上規白石尤
如鑿之新也鑑之取海月以名其詞蓋嗜東夫之句而竊欲
比擬焉然則欲知海月詞之工當於暗香疎影間求之矣近
日吳下多詞人張子淥卿陶子鳧鄉李子子仙輩詩皆出入
蕭楊范陸而詞亦姜史張王之繼別可由海月一卷以推之
已

陶鳧香紅豆樹館詞序

紅豆一名相思子出南海載南州異物記益部方物畧諸書
有藤種有樹種初見王摩詰詩其實圓而紅然不能移值他
處故江浙間絕少虞山以後近惟惠學士半農家有之以名

其齋而他處無聞焉陶子鬼鄉居吳門婁齊之間家亦樹此
結實纍纍下垂殊可愛玩憩其蔭者每流連往復若不能去
鬼鄉嫺雅歌通詩文性情風格似魏晉人而尤以詞擅名於
時所作以石帶玉田碧山蛻巖諸公爲師近則以竹垞樊榭
爲規範其幽潔妍靚如昔人所云水仙數萼冰梅半樹可想
見其娟妙予老病深矣久廢倚聲而鬼香將往京師讀其詞
怏怏然不能自已所謂此物最相思其繫人之切婉轉果如
是耶

姚鼐汀詞雅序

秦漢以前文之有韻者或稱詩歌或稱賦屈子離騷後世稱
楚辭而班固載文入於賦類唐宋間乃取詩句之長短者強
別爲詞而皆昧其所自夫詞之所以貴蓋詩三百篇之遺也

國初詞人輩出其始猶沿明之舊及竹垞太史甄選詞綜斥淫哇刪浮俗取宋季姜夔張炎諸詞以爲規範由是江浙詞人繼之蔚然躋于南宋之盛迄今又百餘年諸家所作旣多散佚不可攷而其前所傳若毛先舒詞譜沈雄詞話鄒祇謨聶晉諸選仍不出花間草堂柔曼淫哇之習是以爲世儒所輕蓋詞本於詩詩合於樂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騷辨而降漢之郊祀鏡歌無不然者齊梁拘以四聲漸啓五七言律體不能協于管絃故終唐之世自絕句外其餘各體皆非伶人所習是離詩與樂而二之矣盛唐後詞調興焉北宋遂隸于大晟樂府由是詞復合於樂故曰詞三百篇之遺也然風雅正變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大夫莊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彥輩不免雜於俳優後惟姜張諸人以高賢志士放迹江湖

其旨遠其詞文託物比興因時傷事卽酒食游戲無不有黍離周道之感與詩異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淚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爲三百篇之苗裔無可疑也爲經史之學者旣無暇覃研及此而才華自喜者終囿于尊前草堂是以諸家所作多任其散佚而莫之省也華亭姚子楚江負萬才儲其友汪子書年張子坤厚金冶撰詞雅一書宗宋而祖明輯百餘年來諸家之作以續竹垞之後其功甚偉殺青過半未竟而姚子歿吾友汪君秀峯續成而梓之問序於予予竊嘆詞之行世千餘年矣未有知其所自來與其所以可貴故舉詩樂之源流以長短句而續三百篇者如此冠之於簡詠諸當世詞人斯亦竹垞太史所未發之旨也夫

琴畫樓詞鈔自序

文章之變日出不窮詩四言變而之五言又變而之七言古詩繼又變爲五七言律體及于絕句唐之末造詩人間以其餘音綺語變爲填詞北宋之季演爲長調變愈甚遂不能復合于詩故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蔕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于此然自元明來三四百年往往以詩爲詞麤厲媒褻之氣乘之不復能如南宋之舊而宋末詩人於社稷滄桑之故江湖萍梗之意隱然見于言外豈非變而復於正與騷雅無殊者歟 國初竹垞秋錦諸公出荆浙西六家世稱雅正而如錢謙益魏禹平諸家散佚頗衆識者猶以爲恨焉余少好倚聲壬申癸酉間寓朱氏蘋華水閣益研練于四聲二十八調海內知交以詞投贈者甚夥歷今二十餘年積置篋衍新涼官事稍暇汰其麤厲媒褻

者存二十五家曰琴堂樓詞鈔此其人皆嗜古好奇性情蕭曠與余稱江湖舊侶者其守律也嚴取材也雅蓋白石玉田碧山之繼別由是可以考文章之變而五十年間詞家畧備於此後之論者藉以見詞學之盛而不復散佚爲恨也豈不善哉余多病將乞身歸吳淞持是卷于菰烟蘆雪間予倡汝和或有善繼其聲者尚當續緝而行之

明詞綜自序

國初朱竹垞太史集三唐五代宋金元之詞汰其蕪雜簡其精粹成詞綜三十六卷汪氏晉賢刻之爲後世言詞者之準則予以其不及明詞爲憾蓋明初詞人猶沿虞伯生張仲舉之舊不乖於風雅及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至楊用修王元美諸公小令中調頗

有可取而長調則均雜於俚俗矣然一代之詞亦有不可盡廢者故御選歷代詩餘擷取者一百六十餘家予友桐鄉汪康古又謂竹垞太史於明詞曾選有數卷未及刊行今其本尚存汪氏類訪之而不得嘉慶庚申遇汪小海於武林則太史未刻之本在焉於是卽其所有合以生平所搜輯得三百八十家共成十二卷彙而鐫之以附詞綜之後選擇大旨亦悉以南宋名家爲宗庶成太史之志云爾

國朝詞綜自序

汪氏晉賢敘竹垞太史詞綜謂詞長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於樂樂本乎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穎達

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
和以人聲而無不協也三百篇後楚詞亦以長短爲聲至漢
郊祀歌鏡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詩出畫以五言而唐
時優伶所歌惟用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李太白張志和
始爲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
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
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黍離行適之
意也志和之桃花流水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諸
人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怨而不怒亦猶是標梅蔓草之意
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
余弱冠後與海內詞人遊始爲倚聲之學以南宋爲宗相與
上下其議論因各出所著并有以國初以來詞集見示者

計四五十年中所積既多歸田後恐其散佚湮沒遂取已逝者擇而鈔之爲國朝詞綜四十八卷其蒐采編排吳門陶子梁之力爲多方今人文輩出詞學亦盛於往時我

高宗純皇帝念詩學失傳甚久命儒臣取三百篇譜之著以四上六五諸音列以琴瑟笙簫之器于是三百篇皆可奏之樂部則是選諸詞苟使伶人審其陰陽平仄節其太過而劑其不及安有不可入樂者詞可入樂卽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今之詞卽古之詩卽孔氏穎達之謂長短句而自明以來專以詞爲詩之餘或以小技目之其不知詩樂之源流亦已僨矣至選詞大指一如竹垞太史所云故續刻于詞綜之後而推廣汪氏之說以告世之工于詞者

沈柏參時文稿序

余與沈君柏參居同里弱冠同學又同日爲博士弟子每試無不同也柏參時文洞肯綮分毫末試必先登余常避其鋒而同試者莫不駭而畏之謂庖丁之刀紀昌之射溫嶠之犀不是過也蓋氣盛而思精力專而筆銳故發於文者如此乾隆丙子柏參舉於鄉余先已通籍京師其後柏參來會試盤旋數月必盡讀其所爲文精銳猶如故也又十餘年已亥余以乞假南歸見其容粹然卽之溫然性剛而德厚文亦視昔有異焉柏參之言曰昌黎論文謂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取聖賢之言爲言亦歸於醇而已矣吾少時所謂思深而力銳者大率以議氣出之輕心掉之今浸淫於六經之旨反覆於宋四子之書始悔少時所作洵汰存五

十餘篇蓋有志於韓子之所云而未敢謂是也子其爲我序
之余讀之信然又三年而柏參卒其子寶樹玉樹將梓其遺
文請序尤力嗟夫余以少習時文東南能文之士多與余善
如丹陽彭晉函崑山周鯤莊元和吳始乾長洲於寧遠其尤
著也丁丑予 召試爲寶東阜先生所賞識在蜀時與彭樂
齋交及門人中則有吳香亭陳太暉數君者咸以時文名世
迄今三十年諸君或在或不在而論文大旨必以醇爲歸今
柏參之作未知視諸君若何要其醇而後肆與諸君分道揚
鑣無疑也余往時應試已不能不畏柏參今柏參晚歲之文
不以暖暖姝姝自足進而益上余又安能企其什一乎雖然
柏參爲文閱歷之甘苦造詣之先後功力之淺深疎密知之
莫如余詳然則序非余而誰宜也柏參往矣後之讀其文者

將以余爲牙曠也夫

送馮郎中從軍赴滇序

雲南總督楊應琚嗜功肇費弗能馭將帥於是緬甸跳踉蠢動入盞達掠隴川攻圍猛卯諸土司境

聖天子軫念荒服赫然以怒 詔明公瑞以將軍攝總督事帥師進討將啓行謀擇僚佐大學士傅公旣令河南開歸道諸君穆親陝西興漢道錢君受穀先乘遽赴永昌且擇於軍機房之屬奏以戶部郎中馮君光熊及傅君顯偕行余惟古來幕府之職多矣惟裴晉公征淮西以馬總爲行軍司馬以韓愈李正封爲從事所辟皆一時賢才號爲極盛然吳元濟以器童阻命近在淮西去京師千里而近四境皆唐土地督各節度使合攻之此猶孤豚腐鼠雖微李愬元濟不日可縛

故晉公之奏功也易而馬總韓愈輩相得而益彰今緬酋所居在徼外三四千里負西南大海阻以林巒剿以炎瘴昔元兵至强悍也所過無不剗滅三伐緬僅責其貢賦以還而士馬蹈藉物故每次輒十數萬蓋用力於無可用之區是以其難如此惟明公以勇兼仁且智仁則能卹士民智則能審於天時地勢又得君輩侑儻有計畧人助之以殺敵爲果以止戈爲武知其難以圖其易則決策也必有節而奏膚功也必速予辱與三君子游又喜君之往也志同而氣合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釋羈旅行役之勞以卜膚功之速則燕喜而飲至也亦將不遠矣於其行因書以贈之

送談君赴黃州任序

乾隆己丑談君霞以授中甸同知引見

天子心識之既歸滇制府檄署大理府事是年冬有旨擢爲湖北黃州府知府辛卯夏君謝大理事將赴黃州僚友咸致賀曰黃楚勝地也長江亘其北西山寒谿在其西有魚稻之美箬蕨橘柚之富中州所產莫不畢具前賢如王元之輩多宦於此而蘇文忠公爲尤著定惠之院臨臯之亭雪堂南堂黃岡赤壁諸勝胥可以賞心而游目又其郡地僻民淳號爲易治故元之詩云三年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其安閒蕭寂之境迄今猶可想見也官斯郡者不亦足樂矣乎余謂郡之貴有前賢遺跡者非其賞心游目之謂亦非謂繕完之增葺之庸以飾觀而取名也踐其跡因以懷其人懷其人因以效其治斯於字民行政之方思過半矣蘇文忠公之爲八州督也所至輒有德於民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焉而於黃獨未

之聞蓋文忠以閑練副使安置於此不得與於政事故所見於黃者獨飲酒賦詩力田考室遨遊山水間已爾使文忠得所爲於黃則其足爲後世法者必有可以考而見者矣夫文忠爲神宗所知卒不免屏於寬閒寂寞千秋而下讀其詩卹乎有餘恫焉而君乃遭逢

明聖簡置名邦爲文忠惜卽不能不爲君愛也君亦何以眎文忠無媿歟文忠之自號東坡始於謫黃州蓋深有取於白文公之詩文公東坡種花詩云何救根株勸農均賦租云何茂枝葉省事寬刑書此典郡之龜鑑而文忠之所以爲治者君欲效文忠在效其意而已矣余他日北歸自荆樊而下訪君於黃州筇枝臺笠將遍游文忠之故跡作詩以紀其勝且以頌君之新政焉是爲序

送張偉瞻歸西華序

人才之難自古歎之蓋才之生也必視其質求美質於庸衆中百不得一焉旣得矣或困於貧賤不克學以廢其才富貴者又爲聲色貨利所誘因循暴棄迄於無成閒有能自屬於學而所業者乃在時文科舉之爲語以聖賢之大經大法及古今治亂興衰懵然不知所向若知所向而蘄至之復中誘於功名利祿苟且躁急不及須其大成洵矣才之難也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久格不行上之識於下與下之見識於上僅以時文焉爾彼沈潛篤實之才大抵不以時文鳴偶有工者亦不能於一日閒盡見其長且眇忽累黍悉合有司之繩度不幸有司擣昧寡識又卽時文之是非黑白而倒置之於是歎非徒生才之難而才之成尤難也張子偉瞻博通經史

旁鐸爾雅說文金石求才如偉瞻蓋難之難者也舉於鄉垂
二十年時時就試禮部謂國家令甲當然爾其來也無所
望於外其去也無所缺於中今復以下第歸過余取別余趣
舉前所云云告之偉瞻蹙然不敢信方思假年惜日舉其所
學耽思而旁訊窮源而竟委而不屑以得失去來措意偉瞻
所爲固已世所難能矣而爲有司愛惜人才宜何如咨嗟眷
慕歟偉瞻年未老有田可以畊有書可以讀從而問業往往
數十百人中州之學者蓋未能或之先也歸於其鄉教其鄉
人子弟其明於聖賢之大經大法及古今治亂興衰使出之
皆可爲天下用而使天下不復以才難爲慮是偉瞻雖不遇
猶遇也偉瞻弟子王君耕畬亦好古能文之士也其必有感
於余言矣

送魯絜非赴夏邑任序

縣令爲親民之官蓋一縣之境大者四五百里小者一二百里境狹故耳目易以周凡地之肥瘠望而可辨也性之剛柔近而可察也俗之奢儉顯而可見也風尚習氣之所趨愁苦疾痛之所在若何而養若何而教不難口講而指畫也故有愛民之心欲以達之於民唯縣令勢爲最易然余讀震川送吳純甫序稱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一爲官守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游奉承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蓋其無良不肖自震川時已然然則雖有愛民之心必無以見於政事況其桔之反覆不足以存仁義之良者乎如是而民將何賴焉我友魯君絜非自其少時誦法聖賢同胞同與之意肫然常欲以自效及其成進

士也例得爲知縣而恒有吾斯未信之意家居十餘年講求於保甲食貨常平荒政諸要至詳至悉常取古今之宜而又加斟酌焉然後謁選於有司君之視縣令綦重矣其將推愛民之心施於政事無疑也

聖天子勤求保赤雞雛之待飼老雀之含蟲偶有所觸莫不加以宸章頒諸疆吏以賜於有司卽有無良不肖將皆感激奮興用副惻怛慈仁之至意而巡撫馮公方伯蔣公咸以老成清素見重於當時如震川所云云固已深惡而禁革之矣君之至太原也有不驩然執手相得而益彰者哉三晉爲堯舜禹故都其民以樸儉爲歸憂勤爲尚雖葛屨伐檀不嫌於寒陋而夏邑又司馬文正公之鄉書儀家訓其教必有存於閭閻者以君胞與之殷講求之素處易爲之勢治至儉

之地如桴之應如草之偃措愛民之心以無媿爲親民之官
一雪震川所云而樂得行其志也詎不快歟故於別也不以
悲而以爲慶焉

送施明府赴公安任序

昔袁中郎爲吾吳縣令與馮開之沈廣乘輩書極道作令之
苦夫以吾吳土物之清嘉山水之平遠人士之秀麗爲令者
於此宜樂而不疲乃褰裳掉臂望望然去之若不可終日其
故何歟蓋中郎兄弟三人生於荊州之公安其地面江而背
湖與瀟湘爲近讀中郎謝山詩屏陵一萬家家家在生翠其
烟縈竹木之美幾與吳下不殊所築白蘇齋淨綠堂荷葉山
房皆足以供坐臥游憩又偕伯修小修慕蘇文忠公之爲人
相與求禪棲隱翛然出於塵表而吳吏事最繁日不暇給驟

以困之其棄如敝屣宜矣儀徵施君詔今太常少卿鐵如之
兄生平淳靜端慤工於吟咏自丙子登賢書尋得句容縣教
諭句容故句曲洞天三茅君示見之所君入而對三峯出而
教諸弟子弟子愛而敬之君若將終身焉者旣以乙榜班次
選授荊州公安縣君知余數往來於公安也詢以土物山水
人士之大概若耿耿然有不慊於中者夫公安上接松滋下
連石首北與江陵相直是昭烈之所進據魯肅之所屯營而
寄奴之所轉戰者也蓋溪山之平遠與吳中等而雄偉過之
靈氣所鍾異才閒出陶鎔而樂育之寧無中郎兄弟其人者
出而爲邦家之光歟或謂楚人好辭巧說少信然古不易民
而治訂頑磨鈍是固鳴琴可以化而懸鞭可以理也惟孱陵
孫黃兩驛爲湖南滇黔孔道飾廚傳具摧秣以須往來賓旅

其餘皆登臨吟嘯之日也有中郎之樂而無中郎所困游於麝香香積之間尋柳浪淨綠之勝作爲詩歌與令弟遙和於江天數千里之外中郎所云山水文章不減昔人而循良聲譽常過於同事將爲君贈之矣中郎所困何足耿挂胷臆間哉

送張偉瞻赴鎮遠任序

入貴州之第三驛爲鎮遠縣自京師及他處來者由沅江以溯九溪溪盡登陸必於鎮遠僦輿馬其自雲貴而北者因溪水湍急順流下可日三四百里多於此買舟且兩崖皆茂林怪石可喜可玩往來之人多小憩焉然水至此而窮山至此而益怪加以棕篁之蒙密雲雨之杳冥甚於楚詞所謂風嫺嫺兮木蕭蕭猿啾啾兮狄夜鳴者故悽清深渺恍惚幽晦實

爲他處溪山所未有然鎮遠自古不列於郡縣唐貞觀間析龍標縣置夜郎天授間析夜郎置渭溪旣又以渭溪夜郎置澠州今鎮遠卽澠州地古今騷客留寓於是者惟太白最著而太白未有名章傑句牢籠抒寫以盡其奇近如田氏雯查氏慎行詩文疲茶不振世人未涉其境故罕知鎮遠縣山水之最奇吾門張君偉瞻博於學工於古文自爲孝廉已見稱於中土屢試禮闈不遇選正陽縣教諭巡撫畢君用卓異薦當得縣令旋復以舉人本班授鎮遠縣知縣嗚呼令以好學聞者渺矣而工古文者尤渺今君獨得令於此詎非溪山精英倣詭待君以發歟抑余昔者往來於是嚴程所迫嘗恨盡其勝而不得亦必藉君而窮歟君往矣用博雅之學播循良之治寬猛以時民苗咸戢暇時舉溪山佳勝並著於文窮幽

極渺當爲太白後一人無疑也夫天地精英倣詭之氣在西
南者往往不鍾於人鍾於物而求寫情狀仍必須人發之柳
子厚於柳永范致能於桂海是也而西南如柳永桂海者何
翅千萬計不得其人終歸恍惚幽晦而已君誠能以文寫之
錄以示余不惟拓余之聞見且將釋余之憾焉

送唐晴川曹秋漁歸嘉興序

往者姚君晉錫自刑曹擢御史會疾乞假歸嘉禾一時有識
者莫不道其賢而惜其去迄今十餘年御史唐君晴川員外
郎曹君秋漁復相率以疾歸時唐君方被命視學政於湖
南而曹君以例當出爲二千石二君率不顧而去於是時光
賢之與姚君等古人謂士君子出而仕於朝皆爲人耳非有
利乎已則夫仕而病病而歸者爲已計也何賢之與有然吾

見世之仕者矣朝而進焉夕冀其遷暫而得之思久其位比
及頭童齒豁或至老且病蹢躅彳亍卒慊然於鐘鳴漏盡之
說彼於一身固已膠膠擾擾而不知檢則天下國家之務固
將塗飾苟且以偷一息之榮於國是何裨焉詩不云乎膂力
方剛經營四方二君處方剛之年蓋疾而未病也而悚然惕
然安之若不可頃刻兢兢乎乞其身以去以俟國家之擇人
而使揆其跡近乎爲己實有裨於國是豈惟驚名高耽逸樂
已也嘉禾烟水勝地九十月之交景物益嘉可喜歸於其鄉
與姚君晟相望也挈舟而遊置酒而語疾必霍然良已然則
余之送之將不爲招隱之謀而尚有彈冠之望也歟姚君余
舊同官也試以余言示之

送景孝廉雲客序

昔叔孫穆子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千古皆繼之獨歐陽公以爲有於身矣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曩者竊疑其言蓋自古名臣賢相功業爛然猶必藉文章以顯矧褒曠蓬樞之士自勉於燕私獨處之地微言孰從而著之及觀史書所載如黃憲管寧輩皆無撰著見於世而同時推之後世述之於是始知歐陽公所云蓋無可疑者且古人立言發於其所自得而妙於其所不自知故言足以爲世法今所謂言特工於詩文已爾工文者既少而工詩者類以翦巧綺濫相高惡得謂之言則見鄙於歐陽公也固宜余門下士景君雲客靜而正決而和搏一而寡欲與人罕所交抵夜輒危坐達旦以求心之所得其登乙科也弗意下第也弗以懟尤好爲詩醇古澹泊微妙清悟如其人今將歸巧余言以爲益余

惟君爲人類有道而文者擴而充之以幾叔度幼安諸賢不難又君移家倚輝百泉山水之勝甲天下家雖貧不具飭粥息之深養之定則弗見於言可也奚藉於詩余自少嗜爲文蓋斷於古之立言今冉冉老矣文且不克以工況於功於德乎視君之能言竊然有媿焉聊舉歐陽公之言以爲勉其庶有以益君也歟

送丁小山歸湖州序

三代以上士未嘗求於上也陽下於陰爲泰男下於女爲咸君臣者陰陽男女之義是以有岳牧之咨有幣聘形求之舉下迨春秋率以世卿枋國政而建旌乘馬其禮不廢自漢以後始求士以言求以言而能言焉有司於是取之求者之得非有所喜也求以言而能言焉有司反於是擯之求者之失

非有所慍也。惟其得失之故，常在於上。然後士人不以得失
爽其心。卒歸於無求而自得。後之試者，所業既遜於古，挾其
設聞渺見，思顯於世。又或爲貧而仕，希科第，巧升斗，以贍其
身。家向者上求於下，轉而下求於上。上之求下愈緩，而下之
求上愈急。於是求而得則喜，求而不得則慍。其愛且惜之者，
亦爲湮鬱湫閉，而地天之交止。說之象其說不行久矣。吾友
丁君小山爲人也，和而介，遜而莊，寬裕而不迫，爲學也窮經
誼熟，掌故貫穿於六書金石叢書稗說。上所求者孰踰於此？
顧三試於禮部，不遇察其意氣揚揚如平時。且將去京師而
東省太夫人於吳興也，非其學業之適迤深邃，有以自得而
無求於上歟？非然，何以怡然灑然，無有湮鬱湫閉如是也？抑
人求仕而不得也，憂其得之之難及乎？求而得得而思去也。

又憂其去之之難是以詩一則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一則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觸藩繫柅之狀千載下有餘慨焉今君宿春糧戒行李率意以往無能繫而留者其爲自得也大矣君之意氣不減於平日也宜君之行覃溪學士魚門編修輩愛且惜之皆賦詩贈別而余復云云蓋欲舉無求自得之義以諷天下士非獨爲君志羨云爾

送唐陶山赴海州任序

唐君陶山任吳縣令三年政治人和奸宄戢於市獄訟息于庭徵漕納稅均於鄉野又以其暇日讀書道古禮郡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校文譚藝一時譽望翕然省臺諸上司以其才能之兼美也奏遷海州知州將行士大夫具餞於虎阜爭作詩贈之而屬予爲序以送其行往予乾隆庚戌奉命按事

長沙見少卿羅君典於岳麓書院詢以人才則云有唐生業
敬業謙兄弟少慧年纔十四五已能通五經周禮左傳且能
誦文選予心異之旣而少卿率其兄弟來受業且云其從叔
爲令於江蘇時予尚未得見君也閱三年而業謙登賢書又
二年而予乞恩歸老始識君於吳門竝得讀其生平所作
及儀禮口義諸書洵矣其才之兼擅也昔公安袁中郎以詩
名於時及爲吳縣則愛其山水風土之佳而病其簿書奔走
之劇所見於諸尺牘中若不能以一朝居者卒至解組以去
蓋擅文詞而未能長於政治也今君之爲令也旦謁省臺晝
理訟牒晚接賓客而清詞妙句往往雜出其間其才實有逾
於中郎者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通論哉予歸老後又以浙
中當事延主敷文書院每歲中僅一二次晤君今老病益深

辭歸峯泖所居距吳門不及二舍方將以春秋佳日常訪君於花州石湖之上而君遽晉秩以行初春風日清嘉想見士大夫容鞞鞠脰與父老臥轍牽衣欣慰之餘又何能不悵悵耶雖然吳縣號稱陸海既富矣患其不能教也而海州地濱斥鹵磽瘠俱多閭巷蕭條其民亦多獷悍難馴者富而兼教則其治比之吳縣有難焉者君將以此報最爲

聖天子撫綏窮困瘠薄之衆以酬臺省之知其著爲詩文及見於謳吟者必有愈于前此所作者矣予試拭目俟之并畫以寄樂謙兄弟亦猶古人頌不忘規之意也歟